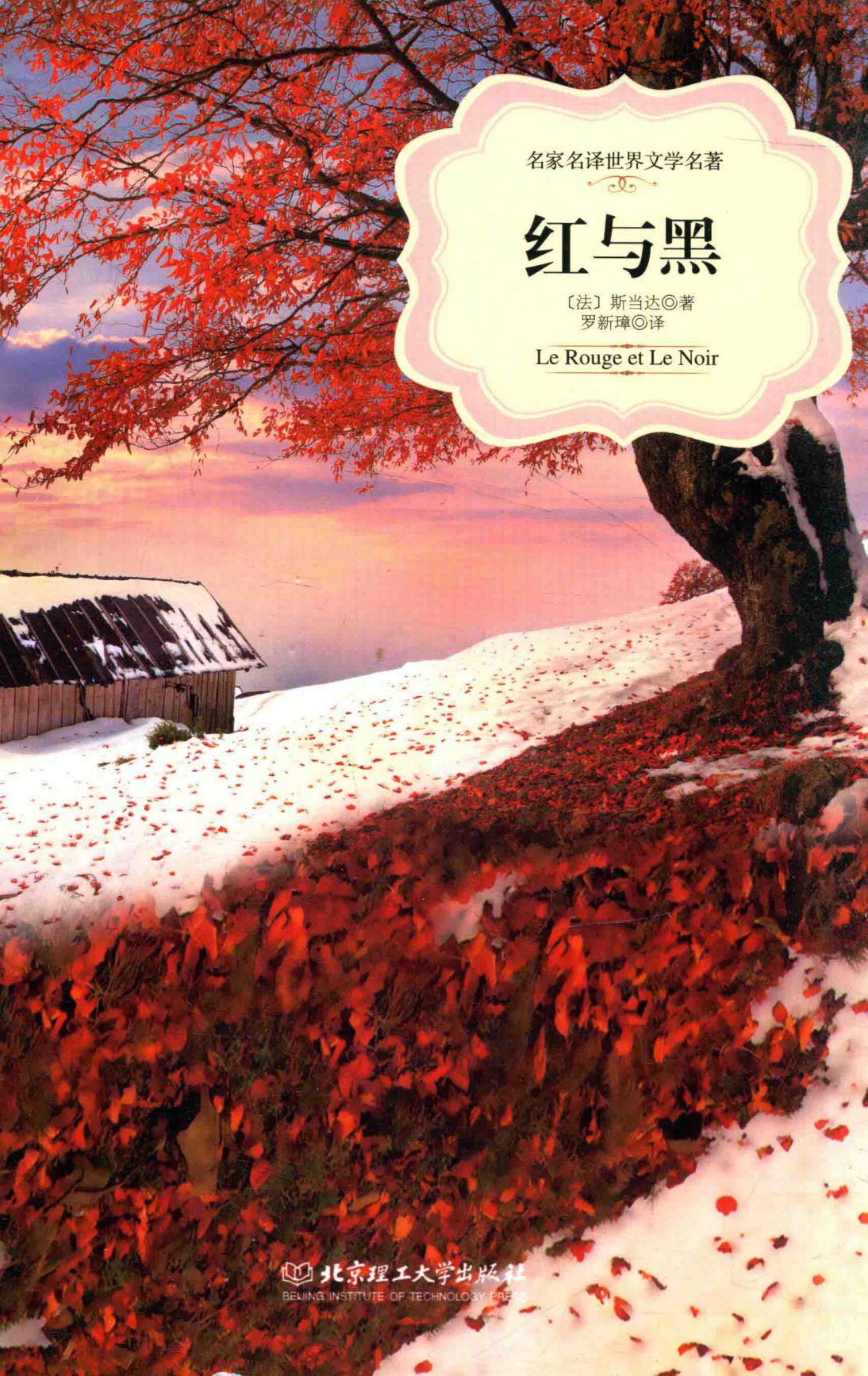




名家名译世界文学名著

红与黑

〔法〕斯当达◎著
罗新璋◎译

Le Rouge et Le Noir



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
BEIJING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PRESS

名家名译世界文学名著



红与黑

〔法〕斯当达◎著

罗新璋◎译

Le Rouge et Le Noir

 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
BEIJING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PRESS

版权专有 侵权必究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红与黑 / (法) 斯当达著 ; 罗新璋译. — 北京 : 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, 2015.11

(名家名译世界文学名著)

ISBN 978-7-5682-1081-2

I. ①红… II. ①斯… ②罗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法国—近代
IV. ①I565.44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(2015) 第193739号

出版发行 / 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有限责任公司

社 址 / 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南大街 5 号

邮 编 / 100081

电 话 / (010) 68914775 (总编室)

82562903 (教材售后服务热线)

68948351 (其他图书服务热线)

网 址 / <http://www.bitpress.com.cn>

经 销 / 全国各地新华书店

印 刷 / 三河市九洲财鑫印刷有限公司

开 本 / 700 毫米 × 1000 毫米 1/16

印 张 / 13.25

字 数 / 163千字

版 次 / 2015年 11 月第 1 版 2015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

定 价 / 25.00元

责任编辑 / 武丽娟

文案编辑 / 武丽娟

责任校对 / 周瑞红

责任印制 / 边心超

图书出现印装质量问题, 请拨打售后服务热线, 本社负责调换



译本序

《红与黑》是法国十九世纪著名的批判现实主义作家斯当达的代表作品。作者原名是亨利·贝尔，一七八三年出生于法国南部的格勒诺布尔城的一个资产阶级家庭（当时僧侣和贵族是第一和第二等级，资产阶级属第三等级）。十六岁时，他来到巴黎，加入拿破仑军队，远征意大利。二十九岁时，随拿破仑军队进攻俄国，亲身经历了法军的惨败。两年后，拿破仑下台，他感到了政治的幻灭。斯当达曾说过：“拿破仑和我一块儿垮了台。”

巴尔扎克崇拜拿破仑，他早年曾编过一本《拿破仑文选》。相传在写《人间喜剧》时，他在书桌一隅，置一尊拿破仑塑像，并在剑鞘上写下一句豪语：“彼以剑创其业，吾以笔竟其功！”在崇拜拿破仑方面，斯当达

亦不让于巴尔扎克。斯当达在读小学的时候，听到拿破仑在意大利战场连战连捷，就不禁惊喜雀跃。尽管拿破仑在政治和军事上风云变幻，斯当达始终把自己心目中的英雄锁定为拿破仑，把他奉为“恺撒之后世界上最伟大的人物”，并庆幸自己随拿破仑东征西战，先后进入米兰、柏林、维也纳，直到莫斯科，亲身践履了“拿破仑史诗”时代。滑铁卢一败，拿破仑受到复辟势力的攻讦，而斯当达不顾时事风向，奋笔疾书，在一八一七年，以几月之功，写了一本《拿破仑传稿》；二十年后，又写下了《忆拿破仑》。一八三七年，他写了自传《亨利·贝尔传略》，书中最后一句是：“生平只敬仰一人：拿破仑。”言尽于此，斯当达以盛赞拿破仑为己任，赞颂拿破仑强劲的个性、充沛的精力、敢冒风险的雄才大略。无论在其小说、游记、文论还是史书中，拿破仑始终是他关注的一个中心，他的作品中都或隐或现地有拿破仑的影子。

《红与黑》一书的主人公于连，可以说是从拿破仑模子中克隆出来的一个人物。跟拿破仑一样，于连也有非凡的记忆力，为迎合时势，他能把《圣经》倒背如流，但他最喜欢的书是《圣赫勒拿岛回忆录》。与瑞那市长较量占上风后，于连觉得应当乘胜追击，把瑞那的贵族傲气彻底打垮，这才是道地的拿破仑作风。

同样的一种英雄性格，拿破仑与于连所处的时代不同，就有了幸与不幸的分别。于连神往拿破仑，但他所处的时代已非“功名只向马上取”的征战时代，于连只能喟然浩叹：“噢，拿破仑！你那时代，靠打仗出生入死，以博取荣华富贵，多痛快！如今却去加重穷人的苦难，岂不卑鄙！”是的，到了一八三〇年，“军人没有出路，教士不是出路”，英雄无用武之地，壮士有不得出之悲。故《红与黑》这部小说，实际上是一部写失败的小说，是写于连从锯木厂走向断头台的失败。

于连是一个“向社会开战的不幸儿”，他生就火热的性格，充满着进取精神，向往着英雄的行为。但他所处的是一个复辟倒退的时代，这使他不得不成为一个拒斥现存社会秩序的叛逆分子。“心比天高，身为下贱”，按于连自己的说法，是“老天爷把我放在穷人堆里，却给了我一颗高贵的心”。他在家里，和粗鲁的父兄格格不入，话说不到一块儿去；进入社会，在市长家，在修道院，在侯爵府，看到的都是庸俗、虚伪、猥琐。家庭、社会、时代三不合宜，他既不能像拿破仑那样去征服世界，名扬天下；也当不成维璃叶市长，惩恶除腐，伸张正义。社会逼得他只能面对“残酷的现实，强迫自己去探究卑劣的人心，再以虚伪的言行，行其欺诈的勾当”。他倾向雅各宾主义，却参加保皇党密谋；他明明蔑视贵族有产阶级，却又拼命地往贵族有产阶级堆里钻，在敌对的环境中做着没有胜利希望的美梦。于连要向上爬，正当他飞黄腾达之际，受到了告密信的打击，慨然走上了断头台。一人做事一人当，于连不求上诉，不乞一命，固不失为一条好汉，但这终究是一个悲剧。这个悲剧，当然是于连个人的悲剧，也是当时所有杰出人物不用于世的历史悲剧。

斯当达提出了“小说——镜子”的理论，这理论的由来就在《红与黑》中：“小说好比一面镜子，鉴以照之，沿着大路，迤逦行去。”小说要像镜子，反映社会的现实。在《红与黑》中，我们看到了庸俗的内地生活，肆虐的圣公会；我们也看到奢靡的贵族社会和猖獗的保皇势力。镜子“有时映现蔚蓝的天空，有时照出的却是路上的泥污”，这能怪镜子吗？小说像镜子一样，忠实地反映现实的社会生活。要反映生活，就离不开时政。而一八三〇年，正是法国历史上一个重要的年份，七月革命的爆发，成为查理十世复辟王朝与路易·菲力普资产阶级王国更迭的契机。《红与黑》的副标题为“一八三〇年纪事”，也意味着这是一本政治性很强的小

说。在《红与黑》中，斯当达借书中人物之口，说：“你的人物如果不谈政治，就不成为一八三〇年的法国人。你这本书，也就不会像你奢望的那样，成其为一面镜子。”

从“纪事”的角度讲，《红与黑》是本政治小说；但从成就上讲，说是爱情小说也不为过。在写男女情爱上，斯当达从心理分析着笔，细致深刻，不愧为大家手笔。在十九世纪上半叶，在深刻地刻画恋爱心理方面，斯当达确有开创之功，对后世乃至世界功不可没，有久远的影响。一般人或许不知道，斯当达还是个论爱情的高手，在《红与黑》成书的前八年，他已有《论爱情》（1822年）的问世，此书成为斯当达的最重要著作之一。

《红与黑》开笔之初，题作《于连》，直到写完上卷，才最终定名为《红与黑》，以两种色彩作书名，斯当达有寓意存焉。历来评论家绞尽脑汁，颇多发明，认为“红”与“黑”，喻为军装与道袍，剑与十字架，热血与孝服，军人的荣耀与僧侣的暗黑，火红的理想与黯然的幻灭，英勇的时代与复辟的年代等，真可谓挖空心思。相对而言，倒是斯当达本人的说法比较平实。照斯当达的意思，“红”意味着书中主人公于连会去当兵；但他生活的年代，只得披上“黑”道袍，书名也有如此之意象。

《红与黑》是十九世纪的一部关键作品。问世之初，它并未引起注意，后世才发掘出其深刻意义。斯当达跻身于十九世纪世界大作家之列，该是不争的事实。

罗新璋



精华译本之生成记

《红与黑》是法国作家斯当达的经典著作，是美国作家海明威开列的必读书之一，被英国小说家毛姆认为是“真正的杰作”。另外，《红与黑》还是一九八六年法国《读书》杂志推荐的理想藏书之一。

名著须名译。名译者，名家所译也。本书译者罗新璋先生在同行中声名远播，是受人尊敬的翻译家。罗先生一九五七年毕业于北大西语系。一九六三年起，先后在外文局的《中国文学》杂志社、社科院的外国文学研究所工作，译得《特利斯当与伊瑟》《列那狐的故事》《栗树下的晚餐》等中短篇，《红与黑》为其第一部长篇译著，译本被公认为外国文学名著复译中的出群之译。

《红与黑》曾是罗先生喜读的一部小说。罗先生译《红与黑》之前，

已有赵瑞蕪（作家书屋，1947）、罗玉君（上海平明，1954）、郝运（上海译文，1986）、闻家驊（北京人文，1988）四家译本；数罗玉君译本影响最大，前后印行逾一百五十万册。而且，与罗先生同时或稍后，至少还有四家在译《红与黑》，可谓极一时之盛！罗先生孜孜不倦地重译《红与黑》，目的只有一个：为我国读者提供一个与原著相称、媲美的译本。

罗先生于一九九一年二月开始翻译《红与黑》，他当时还在外文所上班。据好友施康强先生（中央编译局译审、著名法国文学翻译家）回忆，罗先生每日黎明即起，从四点到七点足足工作三小时，译得千把字，然后去上班：白天若得空闲，他便查词典、翻参考书、润饰译文，到晚上临睡前再重新复核一遍。全译本四十万字，花一年多时间译成初稿。第二年，再改再抄，刻意求工，到一九九三年二月竣工，历时两年。

本版《红与黑》缩节本，乃罗先生亲自操刀，删而不改，剪辑而成。将四十万原书，删节成十四万，至今已四易其稿。具体做法是删而又删：先整章删，或二章合一；其次，章内再删，尽去枝蔓，凸显主干。虽非全帙，精华存焉。字数删削，煞费苦心。听闻罗先生对书稿清样也字斟句酌。在此，除表敬意之余，亦当为能有此精华译本深感欣喜！

刘 为

目录 *Contents*



上卷

- 第一章 小城风光 / 002
- 第二章 穷人的福星 / 007
- 第三章 父与子 / 011
- 第四章 烦闷 / 015
- 第五章 小小的风波 / 023
- 第六章 乡村之夜 / 030
- 第七章 长夜悠悠 / 037
- 第八章 网眼长袜 / 044
- 第九章 鸡叫 / 047
- 第十章 果园口角 / 051
- 第十一章 匿名信 / 056
- 第十二章 神学院 / 062
- 第十三章 初次提升 / 069
- 第十四章 野心家 / 080

下卷

- 第一章 郊野之趣 / 090
- 第二章 初见世面 / 095
- 第三章 玛葛丽特王后 / 100
- 第四章 少女的王国 / 106
- 第五章 莫非是个丹东 / 110
- 第六章 焉知不是阴谋 / 114
- 第七章 半夜一点钟 / 121
- 第八章 满怀愁苦 / 127
- 第九章 教她有所畏惧 / 135
- 第十章 弱小者的苦难 / 143
- 第十一章 工于心计的老人 / 148
- 第十二章 晴天霹雳 / 154
- 第十三章 可悲的细节 / 159
- 第十四章 权势人物 / 165

目录
Contents



- 第十五章 静退 / 170
第十六章 审判 / 174
第十七章 死囚末日 / 181
第十八章 前嫌尽释 / 186

- 第十九章 亲友相别 / 191
第二十章 勇气，我一点儿也不缺 / 196

上 卷

真实，严酷的真实。

——丹东



第一章 小城风光

弗朗什·孔泰地区，有不少城镇，风光秀丽，维璃叶这座小城可算得上是其中之一。白色的小楼，耸着尖尖的红瓦屋顶，疏疏密密，星散在一片坡地上；繁茂粗壮的栗树，恰好具体而微，点出斜坡的曲折蜿蜒。杜河在旧城墙下数百步外，源源流过。这堵城墙，原先是西班牙人所造，如今只剩下了断壁残垣。

维璃叶北面的高山屏障，属于汝拉山区的一条余脉。每当十月，冷汛初临，维赫山起伏的峰峦便会盖上皑皑白雪。山间奔冲而下的急流，流经维璃叶市，最后注入杜河，为无数锯木厂提供水力驱动。然而，这座小城的致富之源，却并非锯木业，而是靠织造一种叫“密露丝”的印花布，使家家殷实起来：拿破仑倒台以来，城里的房屋差不多已修葺一新。

一进城，就听到噪声四起，震耳欲聋：那响声是一部模样可怕、喧闹不堪的机器发出来的。二十个笨重的铁锤随着急流冲击水轮，忽起忽落，轰隆轰隆，震得路面发颤。每个铁锤，一天不知能冲出几千个钉子。铁锤起落之间，自有一些娟秀水灵的小姑娘，把小铁砣送到大铁锤之下，一转眼就砸成了铁钉。这活儿看起来挺粗笨，初到法瑞跨界山区来的游人见了，不免少见多怪。别看这钉厂把大街上的行人震得晕头转向，假如这旅客进入维璃叶地界，问起这光鲜的厂家是谁家的产业，别人准会拖腔拉调地回答：“嗨！那是我们市长大人的。”

维璃叶这条大街，从杜河岸边慢慢上扬，直达山顶。游客只要在街口稍事停留，十之八九，会看到一位身材高大的男子，行色匆匆，一副要事在身的样子。

一见到他，路人纷纷脱帽致敬。他头发灰白，服装也一身灰，胸前佩着几枚勋章。广额鹰鼻，相貌尚不失端正。第一眼望去，眉宇之间不仅有一市之长的尊贵，还兼具半老男子的和蔼。

他就是维璃叶市的市长——特·瑞那先生。市长先生步履庄重，穿过街道，走进市政厅，便在游客眼中消失了。外地人如接着溜达，再走上百十来步，便会看到一座外观相当漂亮的宅邸，从与屋子相连的铁栅栏望进去，是一片姹紫嫣红的花园。远眺天边，可见勃艮第山脉群山隐约，赏心悦目。旅人如果对竞逐蝇头微利的恶浊空气觉得憋闷，那么对此清景，自有尘俗顿忘之感。

遇到当地人，便会告诉你：这就是特·瑞那先生的府邸。正是靠铁钉厂的大宗赢利，维璃叶市市长才盖起这座巨石高垒的漂亮宅邸；整幢房屋，还是新近完工的。他的祖上，相传是西班牙人，算得上是旧家世族；据称远在路易十四把维璃叶收入版图之前，就已定居于此了。

一八一五年^①，特·瑞那先生夤缘得官，当上了维璃叶的市长，从此，他对自己的实业家身份常感愧怍。须知花园各处的护墙，也是靠他铁业经营得法才起造得起；如今，这座鲜丽缤纷的花园，层层平台，迤迤而下，已一直伸展到杜河之滨。

在弗朗什·孔泰地区内，谁家的庭院围墙造得越长，石基垒得越高，就越受四邻尊敬。瑞那先生家的花园，围墙重重，格外令人叹赏，尤其因为有几块圈进来的地皮，是出了金价买来的。且说那雄踞杜河岸边的锯木厂吧，一走进维璃叶，劈面就能看到。那屋顶上，你会注意到有块横板，上面写着“索雷尔”三个大字。该厂六年前的原址，如今已划入瑞那先生家的花园，正用来造最下一层第四道平台的护墙。

索雷尔老头儿是个固执己见、不可理喻的乡民。市长先生虽很高傲，可为了叫老头儿把锯木厂迁走，也不得不跟他多次打交道，摸出大把大把的金路易。市长是用杜河下游五百步远的四顷地，才四换一，换得索雷尔这一顷的小块地。这个地段，虽然于索雷尔老爹（他发迹后，地方上才如此称呼他）的松板买卖更为有利，但他“门槛精”，利用邻居的急性子和地产癖，居然敲到一笔六千法郎的巨款。

这桩交易，事后颇遭当地精明人的揶揄。有一次，一个星期天，此事也有四年了（il y a quatre ans de cela）^②，瑞那先生身着市长的礼服，从教堂出来，老远瞧见索雷尔老爹身旁围着三个儿子，望着他直发笑。这一笑，在市长心里投下了一道阴影；此后，他不免常想，那次换地本来可用更便宜的价钱做成的。

① 一八一五年，拿破仑倒台，王政复辟，暗示保王党得势。

② 当指一八二六年，因本书主要写于一八三〇年上半年。据斯当达专家Castex推断：于连约于一八二六年秋进市长府当家庭教师，主要情节都发生在此后四年之内。

杜河之上，大约百步之高，沿山坡有一条公共散步道。道旁修了一条长长的挡墙，实属必要；这对沽名钓誉的地方长官特·瑞那先生来说，真是万幸之事！山川形胜，此处成了法兰西最美的景点之一。但是每当春季，雨水便刨出条条沟壑，路面冲得坑坑洼洼，简直无法通行。人人都感不便，倒成全了特·瑞那先生：修筑一堵六米高、六七十米长的挡墙，他的德政便可流芳百世了。

为这堵挡墙，特·瑞那先生御驾亲征，三赴巴黎，因为此前一任的内务部长公开表示，他死也要抵制维璃叶造这条步行道。如今，路墙已砌得有一米多高了，而且，好像为了气气所有的前任和现任部长，此刻正用大块石板在装贴墙面。

至于我，对这条“信义大道”，只有一点责难——尽管有十七八块大理石上镌刻着路名，而这些路牌又为特·瑞那先生赢得了一枚勋章——我所要指责当局者的是，路政上的蛮横做法：生机勃勃的梧桐，屡遭修枝打杈，甚空削去冠梢。梧桐本应长得亭亭如盖，像在英国看到的那样；现在却给修剪得低低的、圆圆的、平平的，跟菜园里的蔬菜一个模样。当地的自由党人声称——也许是言过其实——自从助理司铎马仕龙做下规矩，剪枝所得，归他所有，一班替公家干活的园丁下手就更狠了。

这位年轻的司铎，是省城贝藏松前几年派来的，用以监视谢朗神甫和附近几位本堂神甫。有一位已故的老军医，他曾参加过征意战争，退伍后息隐维璃叶——照市长的说法，此人生前既是雅各宾党，又是拿破仑派——有一天，竟敢当着市长的面，抱怨不该定期刈夷嘉木。

这天，秋日晴朗，特·瑞那先生由妻子挽着，沿着信义大道闲步走去。特·瑞那夫人虽然倾听着丈夫郑重其事的谈话，两眼却盯着三个孩子的一举一动，不无担心。大儿子约莫有十一岁，常常跑到路墙那边，看

样子想要爬上去。只听得娇音嫩语的一声喊：“阿道尔夫！”他这才放弃胆大妄为的打算。特·瑞那夫人看上去是位年三十许的少妇，依旧相当娟秀。

“他说不定会后悔的，这位巴黎来的漂亮人物，”特·瑞那先气呼呼地说，脸色显得比平时苍白，“要知道，在宫里我也不是没有朋友的……”

这位令维璃叶市长头痛的巴黎人物，不是别人，正是阿拜尔先生。两天前，他居然动出脑筋，不仅溜进了监狱和难民收容所，还走访了市长等社会贤达开办的赈济医院。

“他是专门来说坏话的，再写成文章，登在自由党的报纸上。”

“那种报纸，你不是从来都不看的吗？”

“但是雅各宾派的那些大作，老有人提起，这会分散我们的精力，妨碍我们去做好事。至于我，是一辈子也饶不了那个本堂神甫的。”